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二

唐紀四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壬午赦改元

新紀長安五年正月壬午大赦甲子

太子監國改元按則天實錄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舊紀唐曆統紀會要皆同紀年通譜亦以神龍為武后年號中宗因之新紀誤也

張柬之等謀誅張易之遣李多祚李湛王同皎迎太

子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

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

執事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

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

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奔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社稷殿下奈何欲陷之鼎鑊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劉子玄中宗實錄唐曆統紀皆以

此為王同皎之言而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曆等參取舊傳

賞張東之等有差中宗實錄初冬官侍郎朱敬則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

敬暉為左羽林將軍敬則謂之曰公若假皇太子之

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暉等竟用其

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

則能出為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

事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實錄誅易之時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恐誤

二月辛亥帝詣上陽宮實錄唐曆皆云乙亥誤也當是辛亥

薛季昶勸張東之誅武三思御史臺記曰張東之勒兵于景運門將收諸武

誅之彥範既以事竟不欲廣誅戮遽解其兵東之固

爭不果狄梁公傳曰袁謂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

梁王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

之物豈有逃手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

唐曆狄梁公傳皆以為張東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

唯御史臺記以為東之固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彥

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

因曰三思枕上肉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

吾無死所矣按東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

常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

東之等受制於三思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韋

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

五月封敬暉等為王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

不復櫛類形容羸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

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

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

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

移其意其所以疎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

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東

之為首賜鐵券以崔玄暉為首封王及謫為司馬長

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反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

為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暉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十

月張東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

郎誅易之時准此二人為相神龍元年正月袁恕已
 自司刑少卿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東之為夏
 官尚書玄暉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為納言三月恕
 已守中書令四月東之為中書令敬暉為侍中五王
 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東之首謀故
 以東之為首暉與彥範同為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
 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為首賜鐵券時玄
 暉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玄暉為首彥範如舊疑特
 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玄暉為首彥範與暉同
 為侍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為
 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
 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

八月壬戌追立趙后舊本紀云甲子今從實錄

二年閏正月以敬暉等為刺史實錄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暉及暉

等出為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曆有此三人蓋
 玄暉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為司馬特乃
 刺朗辜郢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
 唐曆統紀以為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三月王同皎為宋之遜等所告坐斬御史臺記曰同皎與張仲之等

謀誅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
 之按問事連椒宮內救宰相問對諸宰佯假寐無所
 聞獨嶠與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
 等謀誅武三思宋之遜子曇知其謀將發之未果會
 冉祖雍李恠於路白之雍恠以聞又曰張仲之宋之
 遜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
 之遜子曇密發之較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
 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較宰相對問諸相畏三思但
 僮俛佯不聞仲之延慶言諸將中有附會三思者屢
 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
 命引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還謂仲
 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反賊我臂且
 折矣已輸你當訴爾於天曹乃自誣反而遇族朝野
 僉載曰初之遜詣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
 三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
 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於簾
 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曰以希逆韋之旨武三

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實錄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因劫殺三思李俊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因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曆統紀亦與實錄畧同而云仲之誤泄於友人宋之問之問僞應之祖雍之遜亦預其謀既而背之李俊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言同皎謀反舊傳云之問左遷隴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張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按三思得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擅自殺之豈得晏然無事苟無脅君之志豈得輕為此謀又云袖中發銅弩此則殆同兒戲蓋忿疾三思或與仲之憬等有欲殺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因教曇等誣告同皎云謀於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因廢皇后謀反耳今從

四月韋后將流嶺南

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

統紀月將死附於此年未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曆皆在五月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

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之月也今約其事附於此月

六月貶敬暉等為司馬

唐曆統紀皆於王同皎誅後

東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暉等四人為僻遠州刺史按情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東之等而東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

周仁軌討審承基斬之

朝野僉載曰帝氏遭則天廢廬陵之後后父韋玄貞與妻

女等並流嶺南被首領審承基及孝和即位皇后當途廣殺貞夫妻七娘等並奪去及孝和即位皇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審承基氏走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韋后隔簾拜以父事之用為并州長史後阿韋作逆軌以黨與誅今從實錄參取諸書

七月長流敬暉於瓊州

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本紀作嘉州舊傳作崖州今

從統紀新傳

十二月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

統紀云安樂公主私請廢皇太子而立已

為皇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本今既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為皇太女駙馬復若為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知之乃奏曰元忠山東木強出舍漢豈足與論國家權宜盛事儀注好惡阿母子尚自為天子况兒是公主作皇太女有何不可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為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今從舊傳

景龍元年二月丙戌復武氏崇恩廟

舊本紀正月已遣武攸暨武

三思往乾陵祈雨于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襄德榮先陵置令丞按長曆正月庚子朔無已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

七月辛丑太子重俊舉兵叩閤索上官婕妤

舊紀作庚子今

從實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重俊傳亦云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今從舊后妃傳

八月相王被譖吳兢上疏

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疏云陛下登極于今

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忠所對在今年而實錄因載疏耳

丙戌魏元忠致仕

實錄元年忠致仕在九月今從舊本紀

九月韋巨源紀處訥並為侍中

新表九月辛亥蘇瓌罷為行吏部尚書按

二年瓌請察正員官殿負者擇員外官代之三年面折祝欽明請皇后亞獻於時皆為侍中表云今年罷也誤

二年七月安樂公主作定昆池延袤數里

新傳云四十九里直

抵南山蓋并土田言之今從舊傳

十一月突騎施將闕啜忠節

郭元振傳作阿史那闕啜忠節突厥傳止謂闕

闕啜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元振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啜其一曰胡祿居闕啜或者

忠節官為闕
歟今從突厥傳

娑葛擒忠節殺馮嘉賓呂守素

御史臺記云嘉賓為中丞神龍中起復持

節甘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楚客受娑葛金兩石請紹封為可汗楚客憾之既用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諷番落害嘉賓于驛中獲由中教云元振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為偽教具以聞今從舊傳

已卯安樂公主適武延秀庚辰赦

實錄新舊紀皆云已卯大赦今從景

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

復以郭元振代周以悌

元載玄宗實錄舊傳皆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

土未寧逗遛不敢歸京師按既代以悌則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遛今從新傳

三年二月上觀宮女拔河

唐紀云觀宮女大醜今從實錄

崔琬彈宗楚客

景龍文館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書郢國公

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妄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計垂天鑒上領

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待仗下來至仗下後琬方續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

即令復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讎娑葛類乞國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表請如其

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扞玉關若許娑葛除之恐非威疆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娑葛

擅殺御史中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鎮時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鎮兵數

百人大破之奪其所侵忠節及丁闡部眾數萬口奏到上大悅拜以悌左屯衛將軍仍以元振四鎮經畧

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發勁卒令以悌及郭處

權北討仍邀吐蕃及西役諸部計會同擊娑葛右臺

御史大夫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娑葛聞前議大怒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之宗具

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為兩時太平尤與

宗不善故諷琬以彈之外傳
取妾葛金非也今從實錄記

三月韋嗣立為中書侍郎同三品新表云守兵部尚書今從實錄

十一月吐蕃遣尚贊咄來逆金城公主實錄乙亥吐蕃大臣尚贊

吐等來逆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咄金告身尚欽藏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藏猶此侍中蓋贊咄即贊吐也今從文館記

十二月壬辰唐休璟同三品舊紀誤作壬戌今從實錄

睿宗景龍元年四月乙未中宗幸隆慶池景龍文館記以為其

月十二日按長曆是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

六月韋后徵兵五萬使韋灌等分領之景龍文館記徵諸兵士

千人屯皇城左右衛令韋捷韋灌押當又令韋錡押羽林軍韋播高嵩亦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

錄兵五萬人韋灌作韋灌今從之

宗楚客武延秀等勸韋后遵武后故事革唐命舊唐書

府倉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悺將作少匠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皇實錄云楚客神龍初為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甲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

楚客逃至通化門斬之并斬其弟晉卿太上皇實錄云斬楚客于

春明門外今從僉載太上錄殺晉卿于定陵按定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

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劉子玄先撰太上皇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

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子今從太上皇錄

七月譙王重福改元為中元克復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為中宗克復元

年今從新傳

八月庚寅重福死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癸巳重福反今從太上皇實錄

十月節度使之名自薛訥始統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

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甄道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也今從太上皇實錄

二年二月崔涖薛昭素請復斜封官朝野僉載云宋

鬼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今不取

五月薛謙光慕容珣奏彈僧慧範統紀曰監察御史

上僧慧範以其通官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為御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日不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為密州員外司馬今從舊傳

九月庚辰竇懷貞為侍中睿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

實錄云庚辰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知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事舊紀已卯懷貞為侍中
新紀新表乙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督修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僕射前為皇后國奢今為公主邑丞非真知邑司也今從舊紀

十月太平公主引崔湜為相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

人勝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今不取

玄宗先天元年正月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

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

二月

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仙公主往并州

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

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

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已上並取處分按

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

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

蕭至忠自蒲州入為刑部尚書 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自晉州刺史入為

尚書今從太上皇睿宗錄

六月庚申孫佺與李大酺戰全軍覆沒 上皇錄云甲子今從睿宗

錄

太上皇兼省軍國大事 太上皇錄全以為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既為太平公

主所構或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

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謙省之五日一授朝于太極

殿今兩取之

八月王琚為中書侍郎 鄭祭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

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倦甚休息於

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甚貧止於林妻一

驢而巳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霽霽上

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

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上意上益

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

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

累拜為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今從舊傳

劉幽求請誅太平公主 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

令俄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暹為中書令幽求心甚

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

九月辛卯立皇子嗣昇為陝王
上皇錄作甲申今從
玄宗實錄

十月沙陀金山入貢
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

中為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
沙陀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
以拔野為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
中繼為沙陀府都督歐陽脩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
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
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
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
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
其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
陀然予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
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
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
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
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特

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
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
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
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
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
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六年當憲宗
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
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金微山之陽蒲類
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
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
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
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今從之

開元元年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玄宗實錄脫此年二

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曆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后祀
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
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舊本紀
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
子朔今從
玄宗實錄

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

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錄

太平公主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唐曆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六

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其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是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為宰相或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曆不數象耳

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四日作亂

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上與

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以三日甲子誅之

甲子誅常元楷蕭至忠岑羲等

玄宗實錄作乙丑按

元楷今從睿宗上皇實錄唐曆新舊本紀舊王琚傳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王毛仲等並預誅逆以鐵

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令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
得入頃間琚等從玄宗至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
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竇懷貞
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
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即斬於闕下還至承天門
執岑羲蕭至忠斬於朝堂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
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誤以太平公主事為至忠
事今從玄宗實錄朝野僉載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
代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
口配沒玄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
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率兵侍衛
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
下勿憂睿宗大喜今擇其可信者取之

乙丑上皇誥 舊本紀云七月三日誅懷貞等睿宗明

紀云乙丑始聽政唐曆亦云乙丑下

誥唯玄宗實錄云丙寅今從諸書

太平公主賜死 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曰公

主聞難作遁入山寺數日方出禁錮

終身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錄

十月姚元之同三品

世傳外平源以為吳兢所撰云

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逢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於渭濱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於驪山謂所親曰準式車駕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毋者其為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毋者其父即教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効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又思上河東總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憺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元崇文武全才即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尚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即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日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為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公

行猶後上縱轡又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頓上命宰相臣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不謝者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闕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矣又曰自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仗幸之徒冒犯憲網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齒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相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耗靈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觀之心即不安而况敢為者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

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陛下書之史冊永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替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為刺肌刺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證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坐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召沃豈一且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依託競名難以盡信今不取

元之序進郎吏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不得云秩卑恐是郎將若郎中員外郎則是清要官

又不敢必故仍用舊闕

十一月命王琚按行北邊諸軍朝野僉載曰琚以諂媚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海內切齒吾嘗恐汝家墳壠無人守之琚慙懼表請待毋上初大怒後許之按舊傳琚未嘗去官侍毋今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按行天兵於并州蓋琚傳追言之耳

十二月張說左遷相州刺史松憲雜錄姚崇為相忽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前因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小御史中丞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

見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觀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

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靳靳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跳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難又疑思久之忽曰近有以雜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為贊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早公主上謂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於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為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二年二月突厥可汗妹夫火拔頡利發

舊郭虔瓘傳云默啜壻今

從舊突厥傳及唐曆舊虔瓘傳作移江可汗突厥傳作移涅可汗今從唐紀

閏月劉幽求貶睦州鍾紹京貶澤州

幽求傳曰姚崇素嫉忌之乃奏

言幽求鬱快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紹京傳曰姚崇素惡紹京之為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今從實錄

三月阿史那獻擒斬都檐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實錄此月

云獻擒賊帥都檐六月梟都檐首蓋此月奏擒之六月傳首方至耳實錄此月又云以西域二萬餘帳內附六月云擒其部落五萬餘帳新傳云三萬帳蓋兵家好虛聲今從其少者

趙彥昭貶袁州別駕

彥昭傳曰姚崇素惡彥昭之為人今從玄宗實錄

五月魏知古罷為工部尚書

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

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新傳亦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令今據實錄知古自黃門監罷政事其所以罷從柳氏舊聞

六月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

實錄舊傳作幽州今從唐曆舊紀

七月薛訥將兵六萬

舊傳云兵二萬僉載云八萬人皆沒今從唐紀

乙卯以岐王等為刺史

實錄云八月乙卯據長曆八月丙辰朔實錄自此以下脫

少今取唐曆舊本紀補之

十月吐蕃請和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唐曆四年十月丁丑吐蕃以去年之敗遣其大臣宋俄因于款塞請和自恃兵疆求敵國之禮天子忿之按自此至四年非去年也既云以敗請和又何得云自恃兵疆既云天子忿之又當年八月已許其和今從舊傳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郟王

實錄於此作郟王於後作郟王今從舊傳

默啜虜突騎施可汗守忠

舊傳以為景龍三年事按實錄發葛既為十四姓可汗自後無娑葛名但屢云突騎施守忠入朝或者守忠即娑葛賜名邪景雲以後守忠猶在又開元二年

六月阿史那獻奏有龍見于北庭為鎮將妻馮之言

突騎施娑葛三年後破散默啜八年後自滅然則娑葛於時尚在也竟不知死於何年故附此

三年正月突厥十姓降者萬餘帳

實錄二年九月壬子葛邏祿車鼻施

失鉢羅俟斤等十二人詣涼州內屬乙卯胡祿屋闕及首領等一千三十一人來降十月庚辰胡祿屋二

萬帳詣北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葛邏祿大首領裴邏達干來降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廂五咄陸斡右

廂五弩失畢俟斤等相繼內屬前後二千餘帳三月突厥支副忌等來朝詔曰胡祿屋大首領之副忌四

月三姓葛邏祿率眾歸國五月詔葛邏祿胡屋鼠尼施等又云宜令北庭都護湯嘉惠與葛邏祿胡屋鼠尼

相應安西節護呂休璟與鼠尼施相應又云及新來十姓大首領計會倚角唐曆九月云胡祿屋闕斡十

月云胡祿屋二萬帳新傳前云胡祿屋後云胡祿按十姓有胡祿居闕斡鼠尼施處半斡諸書名號雖各

參差要之葛邏胡祿屋鼠尼施為三姓必矣然胡祿屋以二萬帳而云十姓內屬前後二千餘帳參差難

據今從舊傳

五月姚崇奏遣御史捕蝗

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崇奏請捕

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四年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又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間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五月敕曰今年蝗暴乃是孳生所由官司不早除遏信蟲成長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為身計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之苗掃地俱盡然則三年有蝗崇令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今從本紀

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煩擾

開元宰臣奏云李伯等不知伯何人也今去其名

四年五月試縣令以理人策盧從愿李朝隱左遷

韋濟

傳云問安人策一道今從唐曆盧從愿傳曰上書問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人皆學問唐曆試在四月從愿李朝隱貶在五月朝隱傳云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貶今從唐曆又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敘太監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放歸習讀今亦從唐曆

六月癸亥上皇崩

睿宗玄宗實錄皆作甲子按下文已巳睿宗一七齋度萬安公主為

文道士今從舊本紀唐曆

默啜破拔曳固於獨樂水頡質略斬之歸其首於大

武軍子將郝靈荃

唐曆作勃曳固今從實錄唐曆又云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沒

于毒樂河今從舊傳舊傳云入蕃使郝靈儉今從廣曆又新舊紀皆云六月癸酉斬默啜唐曆亦在六月

玄宗實錄七月戊寅詔書與降附突厥云乘其衰弱
 早就翦除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蓋未奏到耳
 十一月盧懷慎薨鄭處誨明皇雜錄云懷慎為黃門
 監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
 愿相與訪焉懷慎常器重二人持二人手謂曰公出
 入為藩輔主上求治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
 勤必有人乘此而進矣君其志之按懷慎初為吏部
 時璟貶睦州及卒璟猶未歸從愿未嘗入相又四年
 未為享國歲久今不取

杖趙誨流嶺南朝野僉載紫微舍人倪若水賦至八
 百貫因諸王內宴姚元崇諷之曰倪
 舍人正直百司嫉之欲成事何不為上言之諸王入
 衆共救之遂釋一無所問主書趙誨受蕃餉一方子
 或直六七百錢元崇宣敕處死後有降崇乃劾曰別
 敕處死者決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百不死夜遣
 給使縊殺之勳蓋
 批字也今從舊傳

五年正月幸東都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

實錄此年五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南尹宋璟傳云
 上次永寧之峭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
 隱知頓使王怡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二傳相違
 蓋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又明皇雜錄曰
 上幸東都至繡嶺宮當時炎酷上行宮狹隘謂左
 右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填委
 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計弟往覘
 之力士回奏曰姚崇方縝絺綌乘小駟按轡於木陰
 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頓銷煩濤乃歎曰
 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按正月
 東幸二月至東都
 未炎暑也今不取

十月蘇獻頰之從祖兄唐曆曰獻頰之再從
 叔今從舊志新表

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長曆十一月丁酉
 朔丙申十月晦也

與實錄差一日舊紀唐曆皆云十一月
 月已亥契丹李失活來朝今從實錄

十二月桑泉尉韋述舊傳為櫟陽尉今
 從韋述集賢注記

六年二月以拔曳固等五都督為討擊使皆受天兵

軍節度實錄王辰制大舉擊突厥五都督及拔悉密

祿毗伽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訥及默斃之

子右賢王默突勒逾輸等夷夏之師凡三十萬並取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王峻節度而於後俱不見出師

勝敗按此年正月突厥請和帝有答詔而二月伐之

恐無此事舊紀及王峻突厥傳皆無此月出兵事新

突厥傳云默棘連遣使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

下詔伐之以王峻統之期以八年並集稽落水上行

兵貴密不應前二年半先下詔蓋取實錄附會舊傳

耳

三月徵處士盧鴻

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

從

七年三月大祚榮卒

實錄六月丁卯祚榮卒遣左監門率吳思謙攝鴻臚卿充使弔

祭按此月丙辰巳云祚榮卒蓋六月方遣思謙弔祭耳

八年正月丙辰褚無量卒

舊本紀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壬申右散騎常

侍褚無量卒按長曆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唐曆亦云壬申無量卒今從實錄

辛巳宋璟蘇頲罷

唐曆云二十八日辛卯舊紀云巳卯按是月無辛卯今從實錄

六月瀝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

實錄云漂溺人四百餘家舊紀云漂沒九

百餘戶溺死八百餘人掌閑溺死者千一百餘人今從舊紀人數

十一月突厥寇甘涼等州

唐曆突厥寇涼州在九月舊突厥傳云八年冬御史

大夫王峻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按王峻此

月為幽州都督今從實錄舊紀

九年四月康待賓反陷六胡州

實錄四月庚寅康待賓反命王峻討平之

斬于都市五月丁巳既誅康待賓下詔云云壬寅叛
胡康待賓偽稱葉護安慕容以叛七月巳酉王峻擒
康待賓至京師腰斬之前後
重復交錯相違今從舊紀

九月張說同三品

朝野僉載曰說為并州刺史諂事
王毛仲毛仲巡邊說於天兵軍大

設酒殿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謝說便抱毛仲起舞鳴其靴鼻今不取

十一月元行沖上群書四錄

集賢注記在九年春
今從唐曆統紀舊紀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二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三

唐紀五

開元十年八月杖裴景仙流嶺南

實錄初云上今集
衆殺之李朝隱執

奏又下制云集衆決殺朝隱又
奏乃流嶺南蓋本欲斬之也

楊思勗討梅叔焉

舊紀云八月丙戌按八月庚子朔
無丙戌思勗傳云首領梅玄成自

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
謀陷安南府今從本紀

十一年五月陸堅欲奏罷麗正供給

舊傳作徐堅今
從集賢注記

十一月戊寅祀南郊

實錄癸酉日長至戊寅祀南郊
唐曆戊寅冬至祀南郊按長曆

去年閏五月來年閏
十二月唐曆近是

十二月王峻坐黨引踈族貶蘄州刺史

舊傳云上親
郊祀追峻赴

京以會大禮駿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
不赴手敕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
告喬與駿潛謀構逆敕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鞠
其狀駿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罪之今從實錄

舊紀在癸卯
今從實錄

十二月四月壬寅敕宗室旁繼為嗣王者並令歸宗

岳臺畧長一尺五寸微彊

新志云浚儀岳臺畧尺五寸三分今從僧一行大衍曆議及舊志

十一月上御馬登泰山實錄唐曆統紀皆云備法駕登泰山開天傳信記云上將

封泰山益州進白驪上親乘之不知登降之倦纒下山無疾而殪謚曰白驪將軍按泰山非法駕可登白驪近恠今

從舊志

張萬歲掌國馬統紀云萬歲三代典群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為齒為張氏諱

也按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抑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為齒有自來矣

十四年正月以東華公主妻李邵固東華出降實錄在三月壬子於

此終言之

二月己酉遣楊思勗討梅大海等舊紀作庚戌朔今從實錄

四月上欲以武惠妃為后或上言諫唐會要云侍御史潘好禮聞上

欲以惠妃為皇后進疏諫曰臣嘗聞禮記曰父母之讎不可共戴天公羊傳曰子不復父讎不子也昔齊襄公復九代之讎丁蘭報木母之怨陛下豈得欲以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再從父延秀等並干紀亂常遞窺神器豺狼同穴梟獍共林且匹夫匹婦欲結髮為夫妻者尚相揀擇况陛下是祭聖之貴天子之尊乎伏願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又見人間盛言尚書右丞相張說自被停知政事之後每諂附惠妃

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伏願杜之於將漸不可悔之於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其漸者良為是也昔商山四皓雖不食漢庭之祿尚能輔翊太子况臣愚昧職忝憲府蘇冕駁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且好禮先天元年為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為温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若題年恐錯則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未為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今去其名也

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日

三日生時玄宗幸汝州之温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玄宗即日還宮是夜代宗降誕按玄宗實錄此月十六日庚申始幸温湯已巳乃還宮與代宗實錄不同舊紀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后妃傳章敬皇后吳氏坐父事没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玉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皇帝十一年薨按代宗此年生而云二十三年以吳后賜忠

于十八年薨蓋誤以十三年為二十三年也次柳氏舊聞肅宗在東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鬢斑白嘗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庭殿宇皆不洒掃而樂器塵埃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生代宗按開元二十三年李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廢太子瑛二十六年乃立肅宗為太子天寶五年李林甫始構韋堅之獄舊聞所記事皆虛誕年

十五年正月王君奭勒兵躡吐蕃吐蕃傳云君奭畏其鋒不敢出今從

君奭傳

君奭破吐蕃後軍君奭傳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帥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

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奭襲其後敗之於青海之西據實錄及吐蕃傳入寇在十四年冬此云十六年冬誤也

九月回紇殺王君奘

舊傳云回紇既殺王君奘上命郭

舊傳誤也

十六年廣州獠馮璘等反命楊思勗發桂州及嶺北

近道兵討之

七月張忠亮大破吐蕃

實錄唐曆蕭嵩傳作張志亮今從舊本紀吐蕃傳

十月己卯幸溫泉己丑還宮

實錄十二月丁卯又云幸溫泉宮不言其還唐

曆丁卯幸溫泉丁丑還宮按

此月己幸溫泉恐重複不取

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曆是月己

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

未朔癸亥五日也顧況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實錄誤也

舊傳曰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禕將下獄禕既申訴

九月宇文融貶汝州刺史

得理融坐阿黨李宙貶今從唐曆

十月又貶平樂尉

唐曆云裴光庭等諷有司劾之積其賊鉅萬計舊傳曰裴光庭時兼

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今從實錄統紀又唐曆云十月乙未按長曆十月戊午朔無

乙未今從統紀

十八年正月

實錄云癸酉上御含元殿受朝賀按長曆星月丙戌朔無癸酉實錄此年事與

本紀唐曆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闕亡後人附益之新紀止據舊紀全不取此年實錄又

云丁巳新迎氣於東郊下制十八年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放之按是月無丁巳

諸書及會要皆無十八年親迎氣事唐曆在二十六年正月七日丙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

六年正月丁丑又載迎氣大赦其制文推恩大略與此年相似或者實錄誤重出於此今不取

四月

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溫泉宮按長曆是月乙卯朔無乙巳丁未舊紀唐曆亦無

幸溫泉事
今不取

六月

唐初裴光庭娶武三思女高力士私焉光庭有吏材力士為之推轂因以入相時

彥鄙之宋璟王駿酒後舞回波樂以為戲謔光庭患之乃奏天下三十餘州缺刺史升平日久人皆不樂

外官請重臣兼外官領刺史以雄其望於是擬璟楊州駿魏州陸象先荆州凡十餘人蕭嵩執奏天下務重實賴舊臣宿德訪其得失今盡失之則朝廷空矣上乃悟遂止按實錄是歲閏六月以太子少保陸象

先兼荆州長史璟駿未嘗除外官今不取

烏承玼破可突干於捺祿山

韓愈烏氏先廟碑云尚書諱承洽開元中管平

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新傳云承玼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據此則承玼承洽一人也今從新書

十月吐蕃遣論名悉獵入貢

實錄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獵

來朝請固和好之約且獻書云云按長曆十九年七月丁未朔無癸巳今從唐曆舊本紀吐蕃傳

十九年正月壬戌王毛仲貶灤州別駕

實錄十八年六月乙丑王

毛仲貶灤州按唐曆統紀舊紀毛仲貶皆在十九年正月今從之

辛未遣崔琳使吐蕃金城公主求書

實錄十八年七月壬申敕遣崔

琳充入吐蕃使癸未命有司寫毛詩禮記等賜金城公主于休烈諫丁亥以崔琳為御史大夫八月辛卯

降書與吐蕃按吐蕃傳此年十月論名悉獵至京師本紀唐曆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報使二月甲午以琳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使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名悉獵請書于休烈乃諫實錄皆誤在前

年七月八月按七月癸丑朔亦無丁亥

二十年二月己巳信安王禕等大破奚契丹

唐曆作庚午

從實錄

二十一年正月遣大門藝討勃海王武藝

新書烏承

突工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玘擊之破於捺祿山又云勃海大武藝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玘空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於是流民得還土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按韓愈為烏重胤作廟碑叙重胤父承洽云屢破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疑新書約此碑作承玘傳按新舊帝紀及勃海傳皆無武藝入寇至馬都山事或者韓碑云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謂破走可突干勃海上追之至馬都山百二十一里郭英傑與可突干戰都山然則都山蓋契丹之地也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與上止是一事新書承之致誤然未知新書承玘傳中餘事別據何書

二十二年正月己丑至東都

唐紀二十六日戊子至東都已丑張九齡至自

韶州今

四月李林甫為黃門侍郎

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

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卓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為相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報必不至薦之為相今不取

六月張守珪大破契丹

實錄守珪大破林胡按會要契丹事二十二年守珪大破

之蓋實錄以契丹即戰國時林胡地故云然

七月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

舊紀云允江淮以南回造使今從舊

食貨

八月耀卿運米省儉車錢三十萬舊志云四十萬

舊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昺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方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

十二月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舊傳首

屈烈作屈刺契丹傳來年正月傳首今從實錄

牙官李過折舊契丹傳作遇折今從實錄及守珪傳

突厥毗伽可汗卒子伊然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舊傳

伊然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立伊然為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校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貽範紀功然則告喪時登利已立矣實錄詮亦作佺

二十三年正月李過折檢校松漠州都督實錄云同

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為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元德秀遣樂工歌于薦明皇雜錄作于薦新傳作于薦于未詳其義今從雜錄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舊紀作十一月壬申朔按長曆十一月壬子朔今從實錄

十二月冊楊玄琰女為壽王妃實錄載冊文云玄琰長女按陳鴻長恨歌

傳云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舊楊貴妃傳云玄琰女早孤養於叔父玄璈又云或奏玄琰女容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太真新傳云始為壽王妃云云遂召內禁中即為自出妃意者旬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舊史蓋諱之耳

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舊傳云過折為可突干餘黨泥裏所殺不

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

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

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

云朝廷如何處置泥裏今據張九齡集有此賜契丹
都督涅禮敕又有賜張守珪敕云涅禮自擅難以義
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
朝旨使知無它也蓋泥裏即涅禮也

二十四年二月庚申更皇子名舊紀唐曆二十三年七月皇子太子諸王

皆改名今

四月張九齡請誅安祿山玄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

軍威請依軍法斬決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
未和忍殺壯士豈為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常捷於
擒生聞其言遂捨之以聞肅宗實錄云祿山為互市
牙郎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
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邪而殺壯士守珪奇其
見壯其言遂釋之姚汝能作祿山事迹其盜羊事與
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書
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也
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討奚契丹失利守珪
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
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効九齡執奏請誅之玄宗曰
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邪竟不誅
之孫樵作西齋錄其序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
貸刑咄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下將常犯令張
曲江守珪斬之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
以安祿山叛舊張九齡傳云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
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
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
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
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
于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新傳語裴
光庭事如事跡而無失利請斬事新傳亦然舊傳仍云二
十年守珪為幽州節度使祿山盜羊事覺按裴光庭
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乃為相云與光庭語誤也
孫樵云曲江守珪斬之尤為失實實錄二十一年
守珪猶在隴右與吐蕃立分界碑未至幽州舊傳云
二十年為節度亦誤也按祿山若始為互市郡守
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而不殺孫樵豈得遽以叛

罪加之邪若如舊九齡傳守珪執送京師玄宗自赦
之則守珪何罪而時人咎之也若謂盜羊喪師兩次
當死則祿山豈祇用辭而得免兩死邪若如玄宗實
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聽許感其一言輒捨之則守
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如此且九齡何從得見其面而
云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行法則張九齡
集有賜守珪敕云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
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之軍法合爾又賜平盧將士
敕云安祿山之誅綠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
圖是當時曾許之行誅矣若云守珪自捨之非玄宗
意則又賜守珪敕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
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闖亦
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棄之將
欲收其後効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官令白
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今以諸書參
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法故前敕云卿既行之
軍法合爾又云祿山之誅綠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
誅之矣既而守珪感其所言惜其驍勇欲殺則不忍
欲捨則先已奏聞且恐不能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
許之敕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之漢上見其材

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衛青囚蘇建耳上因是
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官免
死是并劾守珪不斷於闕外乃更執以誘上之辭也
九齡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九齡
不得已草敕云卿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
敕即捨之以聞如此則與玄宗實錄相應而於人情
差似相近

史宰干與安祿山先後一日生舊傳云思明除日生祿山元日生按祿山

事迹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為祿山作生日今不取

十月帝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執不可李林甫

言九齡不達大體舊林甫傳曰林甫以九齡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按時

不聞仙客在京今從唐曆

十一月李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明皇雜錄云林

甫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新傳亦云然按實錄仙客加實封在十月而九齡集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歲暑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云云救報曰朕頃賜羽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同也然則上以盛夏遍賜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寄意耳

牛仙客同三品遙領朔方節度使

唐曆曰宰相遙領節度自仙客始按

蕭嵩已遙領河西非始此

補闕杜璉

唐曆作杜延今從新書

二十五年四月周子諒彈牛仙客杖流灤州死

舊紀云子諒

諒以妄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此月則云子諒彈奏仙客非才引妖讖為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

拉者數四氣絕而蘇及仙客傳則云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子諒子諒詞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灤州行至藍田

死舊仙客傳亦然今從此月實錄及舊紀柳宗元周君墓碣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

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誤矣

則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誤矣

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構異謀

新傳曰二十五年洄復構

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鑰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

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廢瑛等

按瑛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太子制書云昭元良於不友誤二子於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洄譖瑛等云欲害壽王瑁耳今從舊傳但云潛構異謀

瑛等皆廢為庶人獨孤及作裴稹行狀云公為起居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憫默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間慷慨獻諫上述新城市之殷鑒下陳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按稹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貶稹若敢為太子直寬則聲振宇宙豈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言此事蓋出及之虛美耳

七月徐嶠奏鵲巢大理樹舊紀作徐岵今從刑法志通典

賜李林甫爵晉公牛仙客函公實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囚減少上歸美宰

臣制曰斷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人又十月丙午上因聽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結諸刑名緣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賜中止考二者未

詳其為一事二事今從舊紀

太常博士王瑛舊傳不言瑛鄉里世系新傳云方慶壇因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世孫與相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恐瑛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

二十六年三月以吐蕃新城為威戎軍舊傳作威戎軍今從實錄

五月高力士言但推長而立統紀叙力士語云但從大柁注謂肅宗也大柁

語不可曉今從新傳

六月王昱為劔南節度使舊傳作王昊今從實錄唐曆

突騎施莫賀達干都摩度會要作莫賀咄達干今從實錄新傳作都摩支今從

舊傳

爾微特勒據恒邏斯城

唐曆作恒邏斯今從實錄

七月己巳冊太子

元載肅宗實錄云二十七年七月壬辰行冊禮今從玄宗實錄

九月王豆為吐蕃所敗死者數千人

舊傳將士數萬人皆沒于賊今

從實錄

六詔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樣備越澹

新書六詔曰蒙

賧施浪蒙舍今從實滂雲南別錄

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

新傳

云蒙氏父子以名相屬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娘生盛邏皮喜曰我又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按邏盛炎之子名盛邏皮豈得云以名相屬既有炎閣

當得云我又子雖死唐地足矣今從舊南詔傳揚國忠傳雲南別錄又舊南詔傳閣皆作閣今從

二十八年三月蓋嘉運請立阿史那斯為十姓可汗

從之

舊傳云嘉運欲立懷道之子斯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

若立史斯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斯便令莫賀達干統眾二十七年嘉運詰闕獻俘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會要二十九年以斛瑟羅之孫懷道之子斯為可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斯至碎葉西南俱南城為莫賀咄達干所殺三年安西節度使馬靈登斬之更立其酋長為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按實錄開元二十八年三月甲寅蓋嘉運俘吐火仙來獻四月辛未冊十姓可汗阿史那斯妻李氏為交河公主十二月乙卯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燾官首領百餘人內屬初莫賀達干與烏蘇萬洛扇誘諸蕃叛于我上命蓋嘉運宣恩招諭皆相率而降新傳云達干不肯立斯即誘部落叛詔嘉

運招諭乃率妻子等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斯
為可汗遣兵護送斯至俱蘭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
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央蒙靈營誅斬之若如舊
傳所言嘉運便以莫賀達干為可汗統衆則莫賀不
應復叛且立可汗當須朝廷冊命嘉運豈得擅立於
塞外也若未以為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之突
騎施可汗莫賀達干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初
立斯為可汗則實錄二十八年初四月不應已謂斯為
十姓可汗也蓋嘉運既平突騎施即奏立斯為十姓
可汗故莫賀達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達干為
小可汗止統突騎施之衆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
斯為十姓可汗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為莫
賀達干所殺事或然也但實錄脫略疑不
敢質故略采諸書所見存其梗槩書之

二十九年六月臧希液破吐蕃舊傳作盛希液今從唐曆

七月突厥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舊傳云左殺自立為烏蘇米施可汗

唐曆新傳皆云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天寶初立今從之

八月安祿山為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實錄此年八月

度副大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充平盧勃海黑水軍使舊紀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平盧軍節度副使會要二十八王斛斯為平盧節度使遂為定額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為平盧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錄大衍字也天寶元年始以平盧為節度會要誤也

天寶元年正月州三百三十一舊紀云三百六十二按地理志開元二十

八年州府三百二十八至此才二年不應遽增三十餘州今從唐曆會要統紀

鎮兵四十九萬此兵數唐曆所載也舊紀是歲天下

七百三十三此蓋止言邊兵彼并京畿諸州曠騎數之耳

四月發兵嗣阿史那斯至俱蘭城會要作俱南城胡語不明耳

八月王忠嗣盛兵積口新舊書忠嗣傳皆曰是歲忠嗣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

河三敗之大虜其衆又曰明年再破怒皆及突厥之衆自是塞外晏然按朔方不與奚相接不知所云奚怒皆何也今闕之

阿不思葛臘哆等來降實錄舊紀皆云突厥阿不思及默啜可汗之孫登利可汗

之女與其黨屬來降唐曆云烏蘇米施可汗遁逃其西葉護阿不思及毗伽可汗可敦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千餘帳來降舊王忠嗣傳云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

及毗伽可敦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十餘帳入朝突厥傳云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

女余獨公主及阿不思頡利發等並帥其部衆相次來降今參

取用之

九月辛亥宴突厥降者本紀作辛卯按長曆是月癸卯朔無辛卯唐曆云九日辛

卯亦誤也

十二月回紇骨力裴羅入貢舊傳云天寶初其酋長葉護頡利吐發遣使入

朝封奉義王唐曆天寶三載突厥拔悉蜜可汗又為

川紇葛邏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為主是為骨咄

祿毗伽闕可汗遣使立為奉義王又加懷仁可汗新

突厥傳云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

裴羅定其國是為國咄祿毗伽闕可汗按奉義王懷

仁可汗是一人而新突厥回紇傳其名不同然新傳

自吐迷度以來世

系皆可譜今從之

二年十月戊寅幸溫泉乙卯還宮舊紀十月戊寅幸溫泉宮十一月乙

卯還宮與實錄同十二月戊申又幸溫泉宮丙辰還

宮實錄無按十二月丙寅朔無戊申丙辰唐曆十一

月戊申幸溫泉宮丙辰還京又

與實錄本紀不同今皆不取

三載五月夫蒙靈登斬莫賀達干

更請立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

會要作馬靈登今從實錄

會要作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今從

實錄

四載六月蕭炅引吉温為瀆曹

唐曆云温臨按大獄倚瀆附邪以出入人

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眉睫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之雖王公大人立可親也初蕭炅以賊下獄温深竟其罪後為萬年縣丞炅拜京兆尹温見炅於高力士第乃與之相結為膠漆之交引為法曹而薦於林甫温之進也反以炅力舊傳云炅為河南尹有事京臺差温推詰堅執不捨及温選炅已為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即就其官人為危之今參取二書用之

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

統紀八月冊女道士楊氏為貴妃本紀甲寅唐

曆甲寅今據實錄壬寅贈太真妃父玄琰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後恐冊妃在贈官前新本紀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真為貴妃今從之

楊錡尚太華公主

實錄舊傳皆以錡錡為再從兄國忠為從祖兄然則從祖亦再從也

推恩之時何以及錡錡而不及國忠新傳謂之宗兄唐曆以錡為玄琰之子借使非子比於國忠必應稱親今但謂之從兄舊傳云錡為侍御史今從實錄

鮮于仲通為劔南采訪支使

唐曆云為節度巡官按顏真卿所作仲通碑見

存云為采訪支使今從之

九月罷韋堅諸使以楊慎矜代之

舊食貨志三載以楊釗為水陸運使

誤也今從實錄

褚誚戰死

新傳作諸葛誚今從實錄

五載正月韋堅下獄李林甫使楊慎矜王鉷吉温韞

之舊材甫傳云林甫潛令慎矜伺堅隙奏上慎矜傳云鉷推堅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二傳自相矛盾今從唐曆

韋堅貶縉雲太守舊紀貶括蒼太守今從實錄及舊傳

十二月甲戌杜有鄰柳勣等杖死舊紀唐曆皆作辛未今從實錄實錄

云勣與其黨並伏灋詔書則云猶寬極刑裨從杖罪其王會等各決重杖一百杜有鄰柳勣念以微親特

寬殊死決一碩貶嶺南新興尉吉温傳則云勣等杖死積尸於大理寺蓋詔雖與杖其實皆死杖下也

六載十月巳酉幸温泉舊紀唐曆皆作戊申今從實錄

十一月李林甫知王鉷與楊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

明皇雜錄曰慎矜父墓封域之內草木流血慎矜大懼問術者史敬思敬思曰穰之可以免於慎矜後園

大陳灋事令貫桎梏坐於叢林間以厭之唐曆云敬思本胡人出家還俗涉獵書傳陰陽玄象慎矜與之

善每言天下將亂居於臨汝山中亦勸慎矜於臨汝買得山莊良田數十頃嘗於慎矜第夜坐談宴怒婢

春草將杖殺之敬思曰七郎何須虛殺却十頭壯牛慎矜曰何謂也敬思曰賣却買牛每年耕田十頃慎

矜推厚敬思曰任公收取明日且至市賣與太真柳氏

妙得錢百二十千文買牛以歸柳氏數將春草來往宮中玄宗見其狀兒壯大應對分明數目之謂柳曰

幾錢買得此婢以實對遂留之玄宗曾晝寢問春草曰汝本何人何以得至柳家春草曰本楊慎矜婢賣

與柳家玄宗曰慎矜豈少錢而賣你春草曰不是要錢本將殺某敬思救得不殺所以賣之玄宗素聞敬

思名因詰問春草以實對曰每夜坐中庭或說天文遙指宿曜某亦盡知其言玄宗怒變色良久後王鉷

因奏事言引慎矜玄宗愕然曰慎矜與卿有親更不須相往來鉷初內怨慎矜凌已常忍隱不泄至是覺

上意異楊剗先知之以告鉷鉷心喜數恃慢以侵之慎矜尤怒明皇雜錄又曰慎矜之侍婢有美者字明

珠敬思數目之慎矜則以遺之兼以囊裝其厚以車送之敬思乘馬隨之路經貴妃妹八姨樓下方登樓

張樂姨素與敬思相識固邀敬思登樓乃曰車中美人請以見遺敬思不敢拒姨明日入官婢從上見而

異之問所從來明珠曰本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思上曰敬思何人而慎矜輒贈以婢明珠乃具言敬

勝之事上大怒曰彼為妖乎遂告林甫林甫素忌慎

矜才恐其作相以告中丞吉温温險害亦有憾於慎矜因構成其事今參兩書之

三司按王忠嗣新傳李林甫屢白太子宜有謀上云云按林甫雖志欲害太子亦未肯自

言之今不取

李林甫屢起大獄太子以仁孝謹靜得免明皇雜錄云上與李

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林甫從容言於上曰古者建立儲君必推賢德苟非有大勲於社稷則惟元子上默然曰朕長子宗往年因獵苑中所傷面目尤甚林甫曰破而不猶愈於破國乎陛下其圖之上微感其言徐思之林甫亦素知其有疾意欲動搖肅宗而託附武惠妃因以壽王瑁為請竟以肅宗孝友聰明中外所屬故姦邪之計莫得行焉按是時忠王若未為太子上用林甫之言則琮為太子矣安能及瑁新書李林甫傳云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非有大勲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面甚荅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此則情理似近然新書此事

必出於雜錄若太子已立則不當云上與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也今雜錄本於所傷字上脫為豹兩字別本必有之按說文豹獸名無前足此非常有之物或者豹字誤為豹字耳事既可疑今不取

十二月李嗣業破吐蕃舊嗣業傳云天寶七載今從實錄及封常清傳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三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四

唐紀六

九載二月高仙芝破羯師虜其王勃特沒實錄云載十一月

火羅葉護請使安西兵討羯師上許之不見出師今載三月庚子册竭師國王勃特沒兄素迦為王册曰頃勃特沒於卿不孝於國不忠不言羯師為誰所破按十載正月高仙芝擒羯師王來獻然則羯師為仙芝所破也

十月王玄翼言妙寶真符舊志王鉞奏玄翼見玄元於寶仙洞中遣鉞與張均

王解王濟王翼王嶽靈於洞中得玉石頭上清護國經寶券紀籙等獻之今從實錄

楊釗張易之之甥鄭審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

歸私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毋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蠟珠上樓遂有娘而生國忠其說曖昧無稽

今不取

庚辰復易之兄弟官爵

唐曆在七月二十
五日今從實錄

十載正月為安祿山起第祿山出入宮掖

祿山事迹
正月二十

日祿山生日玄宗及太真賜祿山器皿衣服件目甚
多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繡縛祿山令內
人以綵輿昇之宮中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
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玄宗就觀之大悅因賜貴
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
祿兒不禁其出入温畚天寶亂離西幸記祿山諂約
楊妃誓為太子母自十國已下次及諸王皆戲祿兒
與之促膝娛宴上時聞後宮三千合處喧笑密偵則
祿山果在其內貴戚孫雜未之前聞凡曰釵鏤皆皆
厚利或通宵禁掖矚狎嬪嬙和士開之出入卧內方
此為踈蒯城侯之獲厠刑餘又奚足尚王仁裕天寶
遺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
酒毒之遂賜金牌于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
以巨觥即祿山以金牌示之云准敕戒酒今略取之

二月祿山養曳落河八千餘人

祿山事迹云養為已
子按養子必無八千

之數今
不取

四月鮮于仲通大敗於瀘南

楊國忠傳南蠻質于閣
羅鳳亡歸不獲帝怒欲

討之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令率精
兵八萬討南蠻按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閣羅鳳
襲雲南王不云嘗為質于亡歸也九年姚州自以張
虔陀侵之故及時鮮于仲通已為益州長史國忠傳
與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此恐誤

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

唐曆云令仲通白衣
領節度事舊傳無之

按既掩敗叙功豈
得復白衣領職

高仙芝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

馬宇段秀實別傳云
蕃漢六萬眾今從唐

曆

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

唐曆云四十七萬事今從實錄

十一載二月庚午命有司易惡錢

舊紀唐曆皆作癸酉今從實錄

六月楊國忠奏劔南破吐蕃

實錄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劔南節度使楊國

忠破吐蕃于雲南拔故隰州等三城獻俘于朝唐曆國忠上言破吐蕃于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按國忠時在長安蓋劔南破吐蕃以國忠領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時國忠已為大夫云中丞誤也隰州從實錄

十二月國忠建議選深者注官

唐曆此敕在七月二十七日統紀在七月二

舊紀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長名按國忠作相始兼文部尚書七月未也今從舊

丁亥還宮

本紀唐曆皆云己亥還京今從實錄

十二載十月戊寅幸華清宮

舊紀唐曆皆作戊申按長曆是月無戊申今從

實錄然實錄在辛巳後蓋誤

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

肅宗實錄十二載楊國忠屢言祿山潛圖悖逆五月

玄宗使輔璆琳伺之祿山厚賂璆琳盛言祿山忠於國國忠又言祿山自此不復見矣玄宗手詔追祿山祿山來朝舊傳亦同按玄宗實錄并祿山事迹遣璆琳送甘子于范陽規祿山反狀在十四載五月而肅宗實錄及舊傳云十二載誤也今從唐曆

三月貶張均張垪張垓

唐曆云垪嘗贊相禮儀雍容有度上心悅之翌日謂垪曰

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垪曰不敢貴妃在坐告國忠斥之舊垪傳天寶中玄宗嘗幸垪內宅謂垪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垪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吾愛壻矣垪降階陳謝揚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垪垪深觖望按本紀三月丁酉垪貶官韋見素八月乃知政事而云垪深觖望舊傳誤

也明皇雜錄云上幸張垵宅謂垵曰中外大臣才堪宰輔者與我悉數吾當舉而用之垵遂巡不對上曰固無如愛子垵垵降階拜舞上曰即舉成命既逾月垵頗懷快快意其為李林甫所排會祿山自一陽入覲祿山替賂貴妃求帶平章事上不許垵因私第備言上前時行幸內第面許相垵與明公同制入輔今既中變當必為姦臣所排祿山大懷恚怒明日謁見因流涕請罪上慰勉久之因問其故祿山具以垵所陳對上命高力士送歸焉亦以快快聞由是上怒按李林甫時已死亦誤也

八月陳希烈罷相韋見素同平章事舊見素傳曰時楊國忠用事左

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知之不悅大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忠以温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傳曰國忠州事素忌疾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同徇國忠當

更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尚相於國忠今從希烈傳

十四載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實錄正月辛巳祿山表請

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上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令即日進畫使寫告身揚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傳祿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請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陳事既見上先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國忠等遽走下階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頃上又令袁思藝宣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為圖之國忠奉詔自二國忠每對未嘗不懇陳其事國忠曰臣有一策司銷其難伏望下制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等分帥三道上許之草制訖留之未行上潛令輔璆琳送甘子私依其狀還固稱無事其制遂寢先是上引宰相對見常置白麻於座言及璆琳還上乃謂宰相曰祿山必無貳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璆琳受祿山賄事泄上因祭龍堂遣備諸供責以不虔乃命左右撲殺之始有疑祿山意祿山事述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意旨國忠曾無預焉

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居衆上時所忌嫉成
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實爲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
懇論見素約以事如未諧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
俛而退見素却到中書二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
祿山速反以明已之先見耳宋巨玄宗幸蜀記云是
歲春二月二十二日辛亥祿山使何千年表請以蕃
將三十二人代漢將掌兵其日宰相韋見素楊國忠
在省受旨見素慘然國忠問曰堂老何色之戚也見
素曰祿山逆狀行路共知今以蕃酋伐漢是亂將作
矣與公位當此地能無戚乎國忠於是亦惘然久之
乃曰與奪之間在於宸斷豈我輩所能是非邪見素
曰知禍之萌而不能防亦將焉用彼相矣明日對見
僕必懇論冀其萬一若不允子必繼之國忠曰事脫
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伊戚見素曰苟正其言而獲
死猶愈於阿從而偷生翌日壬午二相入對見素言
祿山潛貯異圖迹已昭彰因叩頭流涕久之國忠但
俯俛遂巡更無所補上不悅遂以他事議之既退還
省見素謂國忠曰聖意未回計將安出國忠曰祿山
未必有反意但時所誹嫉便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
爲此見社稷危矣遂憫然不言二十四日癸丑上又

使思藝宣旨令且依此發遣卿等所議後別籌之自
是見素數奏其凶狀三月己未朔見素請以祿山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追赴闕庭及輔瑒琳送甘子祿山
給瑒琳曰主上耄年信任非次國忠之輩苟循榮班
今若進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以吾之心事將無益今
欲耀兵疆諫以迹嚮奉此意決矣祿山以物贈瑒琳
瑒琳既受金帛及還奏曰祿山盡忠奉國必無二心
特望官家不以東北爲慮上然之謂宰臣曰祿山朕
自保之卿勿憂也見素起曰臣忤拂聖旨僭竊大臣
罪合萬死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中願陛下審察之自
餘與實錄及事迹所述略同按祿山方賂瑒琳泯其
反迹安肯對之遽出悖語又國忠平日數言祿山欲
反此際安得不與見素同心蓋所謂天
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取其可信者

四月楊國忠使京兆尹圍安祿山第

肅宗實錄國忠

反狀或矯詔以兵圍其宅或令府縣捕其門客李起
安岱李方來等皆今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撻殺
之慶宗尚郡主又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轉懼唐
曆是夏京兆尹李峴貶零陵太守先是楊國忠使門

客蹇昂何盈來祿山陰事命京兆尹圍捕其宅得安
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使侍御史鄭昂之縊殺之
祿山怒使嚴莊上表自理具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
上懼其生變遂歸過於峴以安之安祿山事與唐
曆同外有命京兆尹李峴於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
來等又貶吉温為豐陽長史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
上竟不之悟玄宗幸蜀記與事跡同按李峴傳十三
載連雨六十餘日國忠歸咎京兆尹貶長沙太守新
宗室宰相傳楊國忠使客蹇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
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及狀縊殺
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
出峴為零陵太守今從實錄

七月遣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祿山事跡作承威
今從玄宗幸蜀記

十月庚寅幸華清宮舊紀壬辰今
從實錄新紀

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平致美薊門紀亂曰自其年
八月後慰諭兵士磨厲戈矛

頗異於常識者竊怪矣至是祿山勒兵夜發將出命
屬官等謂曰奏事官胡逸自京阻奉密旨遣祿山將

隨身兵馬入朝來莫令那人知群公
勿怪便請隨軍那人意楊國忠也

祿山遣何千年劫楊光翹肅宗實錄云先令千年領
壯士數千人詐稱獻俘以

車千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隄于河陽橋不見後來
所用又千年時方詣太原執楊光翹未暇向河陽也
今不取薊門紀亂云是月甲午縛光
翹按是月有甲子安得甲午亦不取

甲戌祿山斬光翹幸蜀一云十九日甲戌至真定南
逢楊光翹按唐曆祿山遣驍騎何

千年等劫光翹歸遇於博陵郡殺崔蓋幸蜀記誤以
定州為真定耳祿山事跡曰其年九月甲午傳太原
尹楊光翹首至按祿山十一日始
反而事跡云九月取光翹誤也

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實錄以介然為汴州刺史舊
紀以介然為陳留太守按是

時無刺史郭納見為太
守介然直為節度使耳

十二月庚寅祿山陷陳留斬介然舊紀辛卯陷陳留
郡祿山事跡庚午

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荔非守瑜等首至今從實錄

癸巳陷滎陽殺崔無詖唐曆舊紀作甲午今從實錄

丁酉陷東京封常清戰敗西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十三日不

已按七日祿山猶未至滎陽蓋與賊前鋒戰耳

常清說仙芝守潼關肅宗實錄云仙芝領大軍初至陝方欲進師會常清軍敗至欲

廣其賊勢以雪已罪勸仙芝班師仙芝素信常清言即日夜走保潼關朝廷大駭今從本傳

辛丑制太子監國唐曆幸蜀記皆云十六日辛丑按長曆辛丑十七日也實錄又作已

丑尤誤肅宗實錄云詔以上監國仍命摠統六軍親征叛逆按新書云今親總六軍率眾百萬鋪敦元惡

巡撫洛陽則是上親征使太子留守也今從玄宗實錄

顏真卿斬段子光賈載穆寧等斬劉道玄傳首平原

昔道玄傳祿山為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

斬以攝東光命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

寧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

使巡按嘗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祿山必叛至

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真

卿曰夫子為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

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使按寧以道玄自謁李暉

暉即族嚴莊家豈有懼賊怨深而奪寧兵乎真卿既

殺段子光帥諸郡以討祿山寧書中何必尚為隱語

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已召寧計事豈待得此書然後

取之况真卿領采訪使乃在明年常山陷後今皆不

饒陽太守盧全誠包謂河洛春秋作盧皓今從殷仲容顏氏行狀

封常清草遺表附邊令誠上之明皇幸蜀記安祿山

仙芝軍感憤頗深遂及遺表飲藥而死令誠至常清

已死而舊傳以為救令却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

臨刑託命誠上之蓋二書見常清表有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為尸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故云然今從舊傳

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舊金梁鳳傳云天寶十三河西留後在武威是翰雖病在京師猶領河西隴右兩鎮也

翰將兵八萬號二十萬軍于潼關肅宗實錄云以翰

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升仙芝舊卒號二十萬拒戰于潼關十二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

先鋒兵馬使元帥舊傳云先鋒兵馬元帥祿山事迹云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頡跌朱邪契

必渾蹕林奚培沙陀蓬子處密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于潼關舊紀云丙午命翰守潼關按玄宗實錄癸卯斬常清仙芝命翰為兵馬副元帥統兵八萬鎮潼關時榮王為元帥故以翰副之蓋誅仙芝之日即命翰代仙芝舊紀丙午肅宗實錄十七日軍發皆太早也玄宗實錄所云

八萬者蓋止謂漢兵隨翰不征者耳并諸蕃部落及仙芝舊兵則及十餘萬因號二十萬也

薛忠義寇靜邊軍郭子儀敗之陳翊汾陽王家傳此戰在十二月十二日

嫌其與祿山陷東都相亂故并置此

丙午顏杲卿殺李欽湊擒高邈何千年河北十七郡

皆歸朝廷河洛春秋曰祿山至藁城杲卿上書陳國忠罪惡宜誅之狀且曰鉞下才不世出天

實縱之所向輒平無思不服昔漢高仗赤帝之運猶納食其之言魏武應黃星之符亦用荀彧之策又曰

今河北殷實百姓富饒衣冠禮樂天下莫敵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萬家之邦非無豪傑如或結聚

豈非後患者乎伏惟精彼前軍嚴其後殿所過持重且詳觀地圖凡有隘狹必加防遏慎擇良吏委之腹

心自洛已東且為已有廣輓芻粟繕理甲兵傳檄西都望風自振若唐祚未改王命尚行君相協謀士庶

犇命則威兵鞏洛東據敖倉南臨白馬之津北守飛狐之塞自當抗衡上國割據一方若景命已移謳歌

所繫即當長驅歧雍飲馬渭河黔首歸命孰有出鉞
 下之右者祿山大悅加果卿章服仍舊常山太守并
 五軍團練使鎮井陘口留同羅及曳落河一百人首
 領各一人其趙邢洛相衛等州並皆替換及滄瀛深
 不從祿山張獻誠圍深州月餘不下前趙州司戶包
 處遂前原氏尉張通幽藁城縣尉崔安晟恒州長史
 袁履謙等同上書說果卿曰明公身荷寵光位居牧
 守乃棄萬全之良計履必死之畏途取適於目前忘
 累於身後竊為明公不取今若拒祿山之命招十萬
 之兵峙乃芻茭積其食粟分守要害大振威聲通井
 陘之路與東都合勢如此則洪勳盛烈何可勝言者
 哉輕進警言萬無一用竟銷東岱先懷屠裂之憂心
 拱北辰願立忠貞之節果卿覽書大悅於是僉議偽
 以祿山命追并陘鎮兵就恒州宴設酋長各賜帛三
 百段馬一匹金銀器物各一牀美人各一其餘通賜
 物一萬段設於州南焦同驛自曉至暮并以歌妓數
 百人悅其意密於酒中致毒與飲令盡醉悉無所覺
 乃盡收其器械一一縛之明日盡斬棄尸於滹沱河
 中殷亮顏果卿傳曰祿山起果卿計無所出乃與長
 史袁履謙謁于藁城縣祿山以果卿嘗為已判官矯

制賜紫金魚袋使白守常山郡以其孫誣弟于詢為
 管仲崇郡刺史蔣欽湊以趙郡甲卒七千人守土門
 約果卿將見欽湊以私號召之果卿罷歸途中指其
 衣服而謂履謙曰此害身之物也祿山雖以誅君側
 為名其實反矣我與公世為唐臣忝居藩翰寧可從
 之作逆邪履謙愀然變色感歎良久曰為之柰何唯
 公所命不敢違果卿乃使人告太原尹王承業以殺
 欽湊俟其緩急相應承業亦使報命果卿恐漏泄示
 己不事事多委政於履謙終日不相謁唯使男泉明
 往來通其言召前真定令賈深處士權渙郭仲彞就
 履謙以謀之適會果卿從父弟真卿據平原殺段于
 光使果卿妹子盧述并以購祿山所行救牒潛告果
 卿大悅匿述于家述之未至果卿先使人以私號召
 欽湊至果卿辭之曰日暮夜恐有它盜城門閉矣請
 俟詰朝朝相見因遣參軍馮虔宗室李峻靈壽尉李柝
 默郡人翟萬德等即于驛亭偶欽湊夜久醉熟以斧
 斫殺之悉散土門兵先是祿山使其腹心偽金吾將
 軍高邈徵兵于范陽路出常山果卿候知之其日邈
 至于滿城驛果卿令崔安石馮虔殺之邈前驅數人
 先至遽殺之遂生擒邈送于郡遇何千年狎至安石

於路絕行人之南者馳至醴泉驛候千年亦斬其人而擒之如邈日未午二凶偕致肅宗實錄杲卿初聞祿山起兵于范陽杲卿召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丘丞張通幽謂之曰今祿山一朝以幽并騎過常山趨洛陽有問鼎之志天子在長安方欲徵天下兵東向問罪事不及矣如賊軍暴至吾屬為虜必矣不若因其未萌招義徒西據土門北通河朔待海內之救上以安國家下以全臣節此策之上者遂即日購士得千餘人命履謙將兵鎮土門命賈深防東路通幽守郡城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人先鎮土門仍令以兵隸於杲卿又使麾下騎將高邈馳報祿山令促其行覬者知其謀而白杲卿杲卿召履謙告之履謙曰事將亟矣若不早誅欽湊謀不集也遂詐追欽湊令赴郡計事命履謙署人吏以待之欽湊夜至郡杲卿令憇於驛乃使參軍李循馮虔縣尉空栖默等亭欽湊於驛醉而夜殺之履謙持欽湊首謁于杲卿杲卿與履謙且喜事之捷又懼賊之來相對泣杲卿收淚勵履謙曰大丈夫名不挂青史安用生為吾與公累世事唐豈偷安於胡羯但使死而不朽亦何恨也有頃棗城尉崔安石報高邈自祿山

所至已宿上谷郡界又使馮虔縣吏程萬德并命安石其方略詰朝邈騎數人先至驛虔盡阮之邈繼至虔給之曰太守將音樂迎候邈無疑至聽下馮虔安石等指揮人吏以捧亂擊邈什生縛之無何南界又報何千年自東京宿趙郡安石萬德先於郡南醴泉驛候之千年至知邈被擒令麾下騎與安石戰敗又生擒千年並送于郡舊傳曰祿山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寇潼關即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遣信告杲卿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紆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前內丘丞張通幽等謀閉土門以背之祿山遣蔣欽湊高邈帥眾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軍隸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傳舍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攜欽湊首見杲卿相與垂泣喜事之濟也是夜棗城尉崔安石報高邈還至滿城即令馮虔程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朝邈之騎從數人至棗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給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

虞等擒而繫之是日賊將何十年自東都來趙郡馮
虞翟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十年至又擒之即日縛二
賊將還郡按祿山初自漁陽擁數十萬衆南下常山
當其所出之塗若果卿不從命遽以千餘人拒之則
應時壘粉安得復守故郡乎况時祿山猶以誅揚國
忠為名未借位號果卿迎於藁城受其金紫殆不能
免矣肅宗實錄所云者蓋欲全忠臣之節耳然果卿
忠直剛烈麋軀徇國捨生取義自古罕儔豈肯更上
書媚悅祿山比之漢高魏武為之畫割據併吞之策
此則粗有知識者必知其不然也蓋包諂乃處遂之
子欲言果卿初無討賊立節之意由已父上書勸成
之以大其父功耳觀所載果卿上祿山書處遂等上
果卿書田承嗣上史朝義疏其文體如一足知皆諂
所撰也又張通幽兄為逆黨又教王承業奪果卿之
功終以反覆被誅其行事如此而包諂云初與處遂
同上書勸果卿為忠義尤難信也舊傳云欽湊高
同守土門欽湊遣邈往幽州二將既握兵同鎮土門
欽湊豈得擅遣邈往幽州今從殷亮果卿傳祿山自
遣邈徵兵是也河洛春秋云留同羅及曳落河百人
彼鎮井陘遏山西之軍重任也豈百人所能守乎殷

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謙一夕所能
縛也蓋祿山留精兵百人以為欽湊腹心爪牙其餘
皆團練民兵脅從者耳故履謙得醉之以酒誅欽湊
及百人而散其餘耳河洛春秋云酒中置毒按時履
謙等與欽湊同飲豈得偏置毒於客酒中乎今不取
舊傳及殷傳皆云欽湊姓蔣今從玄宗肅宗實錄唐
曆姓李玄宗實錄十二月己亥果卿殺賊將李欽湊
執何千年高邈送京師按己亥十五日也而真卿以
壬寅斬段子光壬寅十八日也真卿既殺子光乃報
果卿同舉義兵今從舊傳為二十二日丙午殺欽湊
肅宗實錄又云果卿之斬欽湊等因使徇諸郡曰今
上使榮王為元帥哥舒翰為副徵天下兵四十萬東
向討逆按實錄癸卯始命翰為副元帥計丙午常山
亦未知今不取河洛春秋云十三郡悉舉義兵歸朝
廷殷亮顏氏行狀舊顏真卿傳唐曆皆云十七郡歸
順蓋河洛春秋不數平原景城河間饒陽先定者耳
顏氏行狀云不款者六郡而已
時魏郡亦未下蓋舉其終數耳

祿山將攻潼關聞河北有變而還
玄宗實錄十五年正月壬戌祿山將

犯潼關次于新安聞有備而還按祿山以此月丁酉
陷東都至壬戌凡二十六日非乘虛掩襲也豈得至
新安然後知其有備乎蓋常山有變則
幽薊路絕故懼而歸耳今從肅宗本紀

肅宗至德元年載正月祿山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

為中書令幸蜀記云以珣為左相通儒為右相今從實錄

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洛

春秋云十二月乙未思明希德齊至城下杲卿丙午始殺李欽湊云乙未誤也今從諸書

壬戌城陷實錄癸亥城陷河洛春秋正月一日城陷舊思明傳正月六日圍常山九日拔之今

從玄宗實錄唐曆舊紀杲卿傳

郭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杜牧張保臯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

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

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眦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因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三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弼為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於傳聞之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舊傳

一月光弼將步騎萬餘弩手三千出井陘玄宗實錄已亥光弼

以朔方馬步五千東出土門收常山郡河洛春秋云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并太原

弩手三千人救真定蓋實錄言朔方元領之兵河洛言到真定之數耳

令狐潮走賈賁得入雍丘肅宗實錄曰雍丘令狐潮

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規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縛什于地令人守之遽出軍以人官軍縛者忽一

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縛閉城門以拒潮相持累日
賁聞之入其城領衆殺潮冉妻及子以堅人志舊張
巡傳潮欲以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
什之于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關而反接者
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衆入雍丘新
傳潮舉縣附賊遂言將東敗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
庭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
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按潮既欲以
城降賊賊來即當出迎豈有更出
關者今從李翰張中丞傳及新傳

三月壬午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
實錄云乙丑光弼收趙郡按壬午三

月二十九日乙丑十二日也河
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

李萼乞師於顏真卿
顏氏行狀作李華今從舊傳

賀蘭進明克信都
顏氏行狀云進明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從之使赴行在進

明之全乃公之護也今從舊傳又唐曆三月四日乙
酉真卿充河北采訪使時進明起義兵北度河與真

卿同經略六月真卿破袁知泰於堂邑進明再拔
都統紀皆在三月舊紀破知泰拔信都皆在六月按

三月無乙酉乙酉四
月二日也今從統紀

五月魯炆衆潰走保南陽
玄宗實錄云炆攜百姓數千人奔順陽川今從舊傳

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
光弼云汾陽家傳

作于儀語蓋
二人共議耳

壬午戰于嘉山大破史思明
實錄云六月壬午按長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

月二十九日也汾陽家傳舊祿山傳亦云六月戰嘉
山河洛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賊於嘉山今

從實錄而
改其月

河北十餘郡降
河洛春秋云五月蔡希德從東都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

取堯山招慶射趙州東界効曲鼓鹿城間渡洿池水
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擅幽易兼大同乾

蠟共萬餘人帖思明思明軍既壯共五萬餘人其中
 精騎萬人悉是同羅曳落河精於馳突光弼以十五
 萬衆頓軍恒陽樵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
 時趙州司戶參軍先臣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
 思明用軍唯將勁悍觀其布措實謂無謀昔秦趙爭
 山先居者勝豈不為勞逸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出
 軍人有齊力者五萬被甲兩重陌刀各二東有高山
 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千山東
 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兵馬與一百面鼓應
 山上避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隨大軍老弱者令
 居嶮固守遙為聲援賊必圍山攻之城內出五萬人
 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一將於城北
 門出賊營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二十里行廣
 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三十五為隊每隊置
 旗兩口蓼蓼鼓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子賊必不
 測人之多少然於城東門出軍一萬人布掌底陣山
 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九然此計乃山
 朔方討會出人取糧賊果然來襲即奔山上至六月
 二十五日依前計大破賊於嘉山陣斬首數萬餘級
 生擒數千思明落馬步遁至夜狂折捨歸營希德中

槍索押衙劉旻斫斷而走生擒得旻至二十六日覆
 陣一十七日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包
 謂專欲歸功其父而
 生書皆無之今不取

阿浩田乾真小字也祿山事迹作阿灑今

王思禮說哥舒翰誅楊國忠玄宗實錄云或勸翰留

回誅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
 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按翰若回
 兵誅國忠則正與祿山無異思禮勸翰抗表言國忠
 罪猶不敢况敢舉兵乎事必不然且翰雖心計它人
 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故國忠反其黨疑懼恐
 翰回兵誅之其實翰無此心也若果欲誅國忠則安
 肯慟哭出關乎幸蜀記云翰使王思禮至陝郡見賊
 偽御史中丞無敵好軍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檄與
 祿山數其干紀綱常背天逆理且日若面縛而來東
 身歸死赦爾九族罪爾一身如更屈疆王師遲疑未
 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爾審思之悔無及矣按翰與
 乾祐方對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豈可使齎罵祿山

之檄詣乾祐乎必無此理今不取

六月翰斬杜乾運引兵出關

幸蜀記云賊將崔乾祐

鼓偃旗而偵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被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於公不得已撫膺動哭久之乃引師出關國忠又令杜乾運領所募兵於馮翊境上潛備哥舒公公曰今軍出關執十全矣更置乾運於側以為疑軍人心憂疑即不俟見賊吾軍潰矣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衙前揔管叱萬進追軍誠之曰若不追即便斬頭來乾運果不肯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切請見乾運遂喜遽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曰奉處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新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運搗首令於軍門衆皆攝氣乃統其軍赴關按翰若擅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關乎蓋奏乞以其軍隸潼關朝廷已許之翰召乾運受處分或有所違拒因託軍灑以斬之耳爰准郭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聞朝廷議出潼關圖復陝洛二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足

且破之便覆其巢質叛徒之族取祿山之首其統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關城不守京室有變天下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聞且請固關無出唐曆會偵人自陝至云崔乾祐所將衆不滿四千不足圖也上大悅舊翰傳翰既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立良立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節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吐人無鬪志今兼采之

已丑遇賊庚寅會戰

肅宗實錄乙酉翰與乾祐會戰

賊交戰新傳丙戌次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翰軍既遇賊必不留四日然後戰玄宗實錄丙戌翰出關已丑遇賊庚寅戰此近是今從之幸蜀記亦然

崔乾祐以草車焚前驅

幸蜀記曰野中先有官草積數十堆因風焚之今從舊傳

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甲午移仗北內

幸蜀記上遣中使曹仙頴

之檄詣乾祐乎必無此理今不取

六月翰斬杜乾運引兵出關

幸蜀記云賊將崔乾祐

鼓偃旗而偵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被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於

凝和商雍
吟頌

領所募兵於馮翊境上潛備哥舒公曰今軍出關執十全矣更置乾運於側以為疑軍人心憂疑即不俟見賊吾軍潰矣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衙前摠管叱萬進追軍誠之曰若不追即便斬頭來乾運果不肯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切請見乾運遂喜遽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曰奉處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新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運搗首令於軍門衆皆攝氣乃統其軍赴關按翰若擅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關乎蓋奏乞以其軍隸潼關朝廷已許之翰召乾運受處分或有所違拒因託軍濃以斬之耳凌准邪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聞朝廷議出潼關圖復陝洛一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足

吐人無鬪志今兼采之
已丑遇賊庚寅會戰
肅宗實錄乙酉翰與乾祐會戰賊交戰新傳丙戌次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翰軍既遇賊必不留四日然後戰玄宗實錄丙戌翰出關已丑遇賊庚寅戰此近是今從之幸蜀記亦然

崔乾祐以草車焚前驅
幸蜀記曰野中先有官草積數十堆因風焚之今從舊傳
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甲午移仗北內
幸蜀記上遣中使曹仙頴

千人擊鼓於春明門外又令燒閑廐草積煙燄燎天
上將乘馬揚國忠諫以為當謹守宗祖不可輕動韋
見素力爭以為賊勢逼近人心不可聽往還數四上乃從
避狄國忠暗與賊通其言不可聽往還數四上乃從
見素議加魏方進御史大夫充前路知頓使按賊陷
潼關鑿與將出人心已危豈有更擊鼓燒草以驚之
國忠久蓄幸蜀之謀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
此事論此蓋宋臣欲歸功見素事乃近誣今不取
乙未上出延秋門幸蜀記云丙申百官尚赴

食時至望賢宮

唐曆至望賢頓御馬病上曰殺此馬
併行宮舍木煮食之衆不忍食幸蜀
記至望賢宮行從皆飢上入宮憇於樹下佛然若有
棄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鳴咽開諭上乃
止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餠獻上皇
天寶亂離記六月十一日大駕幸蜀至望賢宮官吏
奔竄殆曉黑聞百姓有稍稍來者上親問之卿家有
飯否不擇精麤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競擔擊壺漿雜
之以麥子飯送至上前先給兵士六宮及皇孫已下
咸以手掬而食頃時又盡猶不能飽既乏器用又無

缸燭從駕者枕籍寢上長幼莫之分別賴月入戶庭
上與六宮皇孫等差異焉按上九日幸蜀温舍云十
一日非也餘則兼采之

上意在入蜀韋諤請且至扶風

幸蜀記曰上意將幸
西蜀有中使常清奏

曰國忠久在劍南又諸將吏或有連謀慮遠防微須
深詳議中官陳全節奏曰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
久處請幸北京中官郭希奏曰朔方地近被帶山河
鎮過之雄莫之與比以臣愚見不及朔方中使駱承
休奏曰姑臧一郡嘗霸五原秦隴河蘭皆足徵取且
巡隴右駐蹕涼州翦彼鯨鯢事將取易左右各陳其
意見者十餘輩高力士在側而無言上顧之曰以卿
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保
山人心難測朔方近方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
馭西涼懸遠沙漠薰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
撥必有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劍南雖窄土富人
繁之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
即除韋諤御史中丞
充置頓使今從唐曆

父老留太子建寧王俊李輔國勸之舊官者傳李靖

張良娣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娣不在旁

何以得贊成留計今不取天寶亂雜記云大駕至岐

州上取褒斜路幸蜀儲皇

取彭原路抵靈武此誤也

壬寅上至散關使賴王璲先行肅宗實錄七月景寅

郡命穎王璲先入蜀今從玄宗實錄康駢劇談錄上

至駱谷山登高望遠嗚咽流涕謂高力士曰吾昔若

取九齡語不到此命中使往韶州祭之按玄宗入蜀

不自駱谷康駢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九

齡之先覺下詔贈司徒仍遣就韶州致祭案其詔乃

德宗贈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事迹云建中元年七

月詔舊

傳誤也

以周泌為河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肅宗實錄即

為河西耀為隴右節度使或者玄宗已命以二鎮二

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命乎唐曆作周泌今從玄

宗實

錄

祿山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肅宗實錄祿山事迹惟

害諸妃主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亂離記云六

月二十三日孫孝哲等攻陷長安害諸妃主皇孫七

月一日祿山遣殿中徐史張通儒為西京留守此書

多抵枯不足為據然以日月計之賊以六月八日破

潼關其入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

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行時已至扶風按玄宗

十六日至扶風縣十七日至扶風郡若賊駐潼關十

日則於時未能至長安也又云祿山使張通儒守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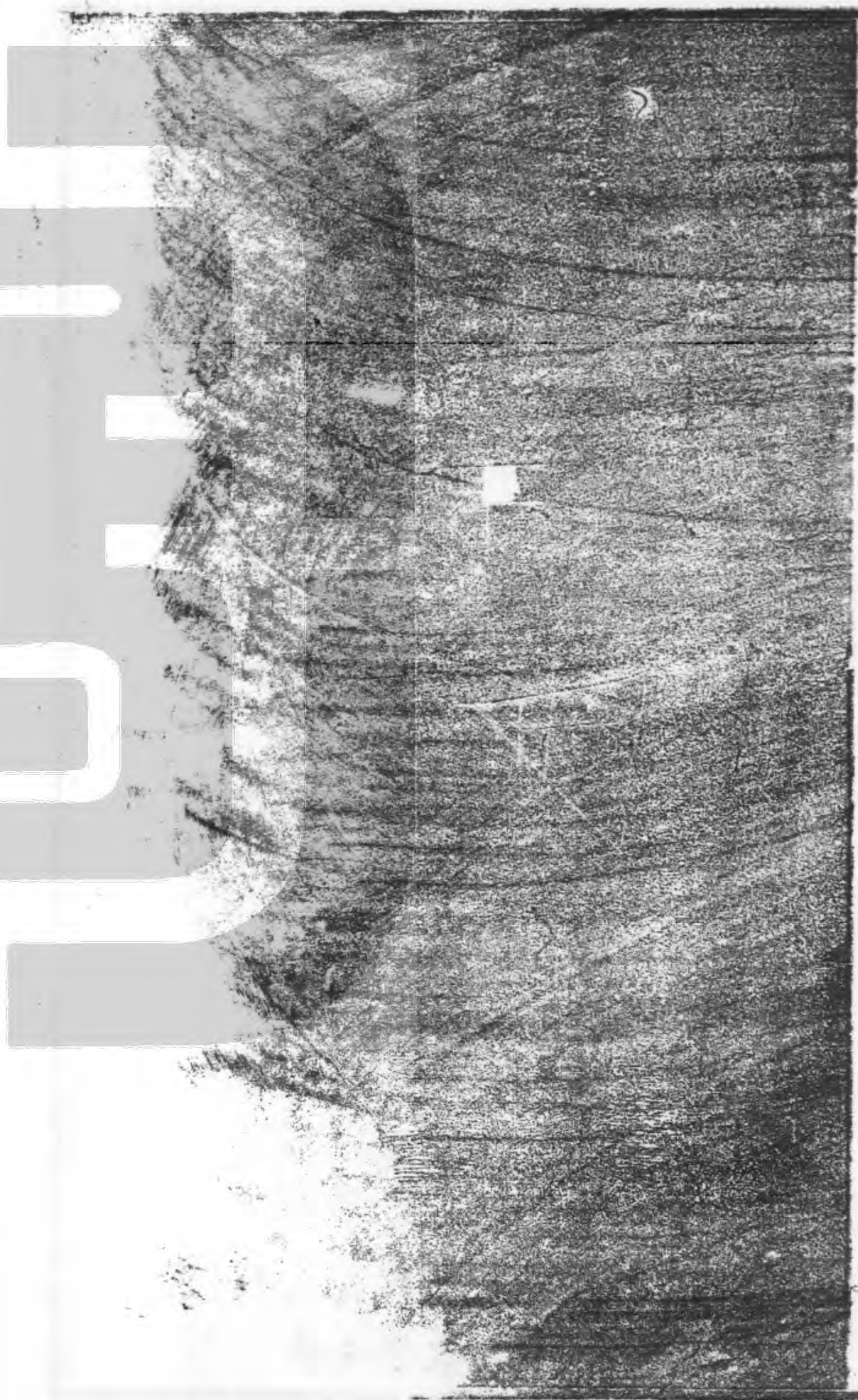
京田乾真為涼非是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

入山谷羣不逞剽左藏大孟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

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按舊傳通儒為西京留

守備校諸書祿山自反後未嘗至長安新傳誤也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四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五

唐紀七

至德元載七月庚午上皇至巴西肅宗實錄作辛未

柳氏舊聞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昧知頓使給事中韋倜於墅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者數四上不為之舉倜懼乃注於他器自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為疑也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白此皆知之非給卿也從者聞之無不感悅幸蜀記上皇在巴西郡宰臣請高力士奏蜀中氣候溫瘴宜數進酒上皇令高力士宣旨曰朕本嗜酒斷之已久終不再飲深愧卿等意也力士因說上皇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不記得猶石之左右具奏上愴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藥亦不輒飲按玄宗荒于聲色幾空天下斷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

遣使召李泌謁見於靈武舊傳云謁見於彭原今從

即日八

欲以泌為右相固辭舊傳泌稱山人固辭官秩持以

夫俾掌樞務鄴侯家傳曰初欲拜為右相恐戎事固

辭爵願以客從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責於宰相矣何

以屈其志上無

以逼今從之

同羅突厥逃歸朔方肅宗實錄忽聞同羅突厥背祿

山走投朔方與六州郡胡共圖

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威上使宣

慰果降者過半舊崔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廐馬

二千出至漣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

憂死陳翊汾陽王家傳云祿山多譎詐更謀河曲熟

蕃以為已屬使蕃將阿史那從禮領同羅突厥五千

騎偽稱叛乃投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胡州悉已

來矣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聚於經略軍北按同

羅叛賊則當西出豈得復至漣水此舊傳誤也若祿

山使從禮偽叛則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為怖死又

必須先送降款於肅宗如此則諸將當喜而不恐賊

之陰計豈徒取河曲熟蕃也蓋同羅等久客思歸故

叛祿山欲乘世亂結諸胡據邊地耳肅宗錄所謂共

圖河朔者欲據河朔西方兩道猶言河隴也肅宗從

而招之必有降者若云大半則似太多今參取諸書

可信者

崔光遠至靈武以為御史大夫天寶亂離記祿山以

張通儒為西京留守

通儒素憚侍中苗公晉卿內史崔公光遠二人並偽

於通儒處請復本職通儒許之由是微申存撫兩街

百姓長安稍見寧帖密宣喻人主蒼惶西幸之意老

幼對泣悲不自勝皆感恩苗公乘驢間道赴蜀奔

駕光遠亦潛去焉通儒素憚兩公名德內特寬之按

舊苗晉卿傳潛道山谷南投金州未嘗受賊官今不

取

上命河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段秀實別傳曰

詔嗣業將安西

五萬衆赴行
在今從舊傳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大破之

張中丞傳自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

十餘日潮大敗而走然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衆來攻謂巡曰本朝危蹙兵不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上緣哥舒被劔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蕃漢雲集不減四十萬衆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吳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魂終不臘矣則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門蓋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陳留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吳敗於葉六月哥舒翰敗於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九日夜巡襲破之七月圍城十二日賊屯白沙渦十四日夜巡襲破之七月十三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考被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精審今但置關破以前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

烏承恩承玘之族兄

韓愈烏氏先廟碑云承恩承洽之兄今從新傳

八月壬午朔郭子儀李光弼並同平章事

肅宗實錄八月壬午

子儀光弼皆於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等俱奉詔領士馬五萬至自河北以子儀為某官光弼為某官汾陽家傳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矣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恒陽至常山中使邢延恩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舒翰敗績玄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聞之獨摠精兵五萬奔肅宗行在玄宗有詔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奉誥歔歔哀不自勝公諫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幸蜀記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諸君又往靈武由是拔軍入井陘口邠志六月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潼關失守二公班師唐曆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並加平章事又詔子儀收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又云光

通鑑考異卷五
弼至太原殺王承恩固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子儀
傳七月肅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
師八月子儀與光弼帥步騎五萬至自河北光弼傳
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
在又云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實錄六
月壬午光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殺六月癸未
朔庚寅哥舒翰敗於靈寶其日光弼破思明於嘉山
子儀光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李郭事不同如
此按歲朔曆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玄宗實錄云壬
午誤也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
嘉山大破賊領士馬至自河北以為某官某官蓋壬
午乃拜官日因言已前事耳汾陽家傳邠志皆云六
月八日破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勸肅宗即位上璽
則恐不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敗亦須旬日方傳至
河北肅宗七月十二日即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
七月十二日豈能便達靈武也河洛春秋二十五日
破賊與諸書皆不合恐太後也今據舊玄宗紀汾陽
家傳邠志唐曆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從幸
蜀記十一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傳皆
云肅宗召之恐是一人在河北聞潼關不守已收軍

赴難在道遇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傳唐曆拜
相在七月二十八日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
八月一日三書皆不相遠子儀傳云八月雖無日與
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舊傳光弼亦曾到靈武
疑朔方兵盡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耳
河洛春秋月日尤踈所云殺王承恩固守晉陽必誤
也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玄宗實錄舊紀皆云八月癸未朔肅宗實錄唐曆舊紀長

朔今從之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
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玄

皇太子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即位道路險澁表疏未
達及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群臣懇請太子辭
避之旨辛卯下詔稱太上皇庚子
遣韋見素等奉冊今從舊紀唐曆

九月上欲以建寧王倓為元帥李泌諫乃以廣平王

傲為之

鄴侯家傳曰以李光弼為元帥左廂兵馬使

馬使帥衆南取馮翊河東按汾陽家傳時郭子儀方

此討同羅未向河東也鄴侯家傳又曰上召光弼于

儀議征討計二人有遷延之言上大怒作色叱之二

人皆仆地不異詞而罷上告公曰二將自偏裨一年

遇國家有難朕又即位於此遂至三公將相看已有

驕色商議征討欲遷延適來叱之皆倒方圖尅復而

將已驕朕深憂之朕今委先生戎事府中議事宜示

以威令使其知懼對曰陛下必欲使畏臣二人未見

廣平伏望令王亦暫至府二人至時寒臣與飲酒二

人必請謁王臣因為酒令約不起王至但談笑共臣

同慰安酒散乃諭其修謁於元帥則二人見元帥以

帝子之尊俯從臣酒令可以知陛下方寵任臣軍中

之令必行他時或失律能死生之也上稱善又奏曰

伏望言於廣平知是聖意欲李郭之畏臣非臣敢恃

恩然也上曰廣平於卿豈有形迹對曰帝子國儲以

陛下故親臣臣何人敢不懼明日將曉王亦至及李

郭至具軍容修敬乃坐飲二人因言未見元帥乃使

報王王將至執蓋為令並不得起及王至先公曰適

有令許二相公不起王曰寡人不敢遽就座飲李郭

失色談笑皆歡先公云二人起謝廣平曰先生能為

二相公如此復何憂寡人亦盡力令者同心成宗社

大計以副聖意既出李謂郭曰適來飲令非行軍意

皆上旨也欲令吾徒稟令耳按肅宗溫仁

二公沈勇必無面叱仆地之事今不取

阿史那從禮誘諸胡數萬將寇朔方命郭子儀討之

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

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

德軍伐叛蕃按實錄戊辰行幸

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

南詔陷越雋唐曆是月吐蕃陷雋州新傳是歲閣羅

鳳乘釁取雋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

共陷雋州也

十月第五琦請市輕貨令漢中王瑀陸運以助軍

家傳云薦元載令於鄆卿縣置院以督運按載

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鄆卿今不取

賀蘭進明短房瑄上由是踈之

唐曆上以房瑄有重名虛已以待之禮遇

加等瑄推誠謬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李峒為劍南節度使

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峒為劍南節度使蓋峒已受上皇

命而肅宗申命之也

上皇欲誅延王玢漢中王瑀救之

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

城卑不完諸積於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適有寺人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玢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立及刑願少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間道於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恐漢武望思之築將見於聖朝矣因謫

馳使赦之謂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王進明馳馬以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

史大夫今從舊傳

史思明陷清河博平

河洛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平五日城陷今

從肅宗實錄

張興守饒陽賊攻彌年不能下

此事出河洛春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

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池轉固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并計前後之數也

二載正月張良娣李輔國譖建寧王倓上賜倓死

鄴侯

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於土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并小女寄謙家而去上即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它說建寧聞而數以為言舊傳曰倓屢言良娣頗專恣與護國連結內外欲傾

通鑑考異卷五
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皆無倓死年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至德二載也按鄴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為元帥經年今欲命建寧為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倓猶在也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倓喪故置於此

廣平王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李泌止之鄴侯家傳曰先公在內院

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墜先公先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為上所厚恐輔國亦不敢擅殺今不取

李泌言以爵土賞功臣鄴侯家傳曰泌既與上論封

它人異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容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官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先公首置於膝上久方覺

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寇復効在何時遠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此近戲諛今不取

二月永王璘敗死新舊紀傳實錄唐曆皆不見璘敗

當塗不應登城望見瓜步揚子李白永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云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於諸書別無所見疑未敢質

郭子儀遣子旰等破潼關實錄三月朔方節度使郭

家傳云正月二十八日使宗子懷又潛募郭俊苟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將軍約期以翻城公乃進軍出洛郊分兵收馮翊二月十一日郭俊等同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幽檀勁卒千人崔乾祐尋繼而免乾祐先置兵於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馬步五千伏於關城中公使旰及僕固懷恩等先擊之賊大破遽焚橋我軍蹈之而滅乾祐棄關城尋白逕嶺而逸遂收河東郡舊子儀傳曰二年三月子儀大

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來樂尉趙復河東
 司戶韓旻司士徐昺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
 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
 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
 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
 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關
 之間無復寇鈔唐曆云子儀收蒲州又襲下潼關按
 潼關在河東馮翊之南若未破河東馮翊安能先取
 潼關又實錄云三月取河東而下復載二月戊戌
 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唐曆

安慶緒救潼關盱等大敗
 安守忠率兵至二十九日
 公使僕固懷恩王仲昇陳於永豐倉南及暮百戰斬
 一萬級李韶光王祚決戰而死唐曆子儀襲下潼關
 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戰
 大敗死者萬餘眾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
 蕭賁死之盡屠城中舊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
 水無舟楫抱馬以度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不
 得馮翊則西路不通後奉詔赴鳳翔歷馮翊而去則
 馮翊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路賊所必爭也子

儀若不敗則何以棄潼關而不
 守今參取衆書可信者存之

四月郭子儀為司空
 唐曆四月子儀為司空尋以廣
 平王為元帥子儀為副元帥按

郭侯家傳廣平在靈武
 已為元帥唐曆誤也

子儀使李若幽等伏兵擊賊
 汾陽家傳作桑
 如珪今從舊傳

五月子儀為賊所敗退保武功
 汾陽家傳曰賊帥安
 守忠李歸仁領八萬

兵屯於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陣於清渠之側公大破
 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日救兵至又陣於清
 渠我師敗績以冒暑毒師人多
 病遂收兵赴鳳翔今從舊傳

六月王去榮免死於陝郡効力
 實錄云於河東承天
 軍効力據賈至集陝

郡也
 從之

八月許叔冀奔彭城
 實錄云拔其衆南投睢陽郡按
 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在譙郡蓋

叔異欲投睢陽睢陽為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今從新紀

南霽雲嚙指

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舊傳

閏月戊辰遣郭子儀等攻長安

汾陽家傳閏八月二十三日肅宗授代宗

鉞俾誅元惡詔公為副元帥二十三日出鳳翔實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辭出又云戊子回紇葉護至扶風蓋郭子儀以閏月二十三日

先行屯扶風九月十二日廣平乃發也

十月張巡許遠謀若棄睢陽是無江淮

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

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賊若欲取江淮線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

賊陷睢陽巡等被殺

新傳曰號王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巨勸勿行不納賜

取今不取
王繚非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按巨在彭城若走臨淮陸姊在睢陽城何以得避之

張鎬杖殺譙郡太守閻丘曉

舊傳作豪州刺史新傳作濠州刺史統紀作毫

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遠毫州與睢陽接壤必毫州也今從統紀

已未郭子儀等遇賊於新店大破之

實錄無新店戰日但云子儀與

嗣業等至新店遇賊大破之逐北五十餘里人馬相枕藉器械戈甲自陝至洛城委棄道路無空地庚申慶緒走其夜自東京苑門率其眾黨奔河北壬戌元帥廣平王與子儀收陝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陝兼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於陝西依山而陳彼則憑高下擊此乃進軍上衝賊屹立不動公使偽退引令下山使回紇驀間走險以襲其背賊乃敗績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破賊於陝西八日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已未破賊于新店辛酉慶緒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

申慶緒奔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新紀戊申敗賊
新店克陝郡壬子復東京按陝洛之間幾三百里汾
陽傳新紀太早實錄壬戌收陝
郡太晚今從年代記幸蜀記

許遠死於偃師實錄舊傳皆曰羽子奇執送洛陽與
哥舒翰程千里俱囚於客省及安慶
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誅
曰唐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君以守城雖陽陷張君遇
害許君為羯賊所擒求死不得牽
逼至偃師縣亦被兵焉今從之

田承嗣武令珣走河北舊魯吳傳云吳保南陽賊使
武令珣攻之令珣死又令田
承嗣攻之下又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奔河北唐
歷慶緒據鄴武令珣自唐鄧至吳傳云武令珣死誤
也

安慶緒改元天成唐曆曰改年天和薊門紀亂曰改
元至成與實錄年號不同紀年通
譜兩存之
今從實錄

十二月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幸蜀記云執鞚
出宮門上皇

令左右扶上
馬今從實錄

加李光弼司空實錄光弼舊守司徒按舊傳
光弼檢校司徒耳實錄誤也

立皇子係為趙王僂為襄王僖為杞王實錄係為傑
僂為僖僖為

僂今從唐曆統紀
新舊紀傳年代記

阿史那承慶安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舊傳云三千
騎今從實錄

史思明遣竇子昂奉表降乙丑至京師河洛春秋乾
元元年四月

烏承恩受命入幽州陳禍福思明乃有表今從實錄
實錄曰明日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以徇舊傳亦曰
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以徇新烏承珙傳曰
思明斬承慶按實錄明年二月承慶守忠遣人齎表
狀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
然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既被拘則降於思明復為

之用

以思明為范陽節度使河洛春秋及舊傳皆云河北

度使兼河北采訪使思明蓋襲祿山舊官耳今從實錄

上欲免張均張垠死上皇不從柳理常侍言旨云太

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上皇召肅宗謂曰張

奴三哥家事雖犬疏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

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

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

能力爭儻死者有知臣將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

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

置張垠宜長流遠惡處張均宜棄市阿奴更不要若

救這賊也肅宗掩泣奉詔按肅宗為李林甫所危時

說已死乃得均垠之力均垠以說

遺言盡心於肅宗耳今略取其意

河中領蒲絳等州諸地里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

為某州不見在何月日是歲十二

月戊午赦云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

故事蓋此即復以郡為州之文也此領下四方已涉

明年矣故皆云

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授冊加上尊號實錄戊寅

政殿上傳國寶禮畢冊上加尊號上言讓曰伏奉

聖旨賜臣典策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授傳國

寶符受命寶符各一按去年十二月癸亥上已受國

璽告太清宮甲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於殿

下涕泣拜受今又云授寶事似復重唐曆統紀年代

記舊紀皆云去年十二月授傳國璽此年正月戊寅

冊尊號

今從之

五月王璵同平章事舊傳云三年七月今從實錄

六月初史思明事平盧軍使烏知義舊傳知義為節

始為平盧節度使舊傳誤也

思明殺烏承恩耿仁智唐曆舊傳皆云四月殺承恩今據河洛春秋四月始為節

度副使
六月死

郭子儀入朝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闕下按上元元年李光弼拔懷州始擒太清

實錄誤也唐曆本紀等皆無之舊子儀傳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

八月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實錄云青徐等五州節度使李廣琛

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按青州豈可屬兩節度又廣琛先為荊州長史今年五月為右常侍九月討

安慶緒時實錄稱鄭蔡節度使汾陽家傳稱准西荆澧舊紀稱荊州未嘗鎮青徐實錄於此稱青徐恐誤也

九月安慶緒殺蔡希德河洛春秋十月蔡希德有密

應左右泄之慶緒斬希德於鄴中又曰慶緒既殺蔡希德始有土崩之兆矣薊門紀亂史思明常畏希德

自知謀策果斷英武皆不及之時希德在相州為慶緒竭節度劾思明未敢顯背無何希德為慶緒所殺

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知其實大喜見於顏色焉今從實錄

庚寅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實錄有李奂無

九節度汾陽家傳有光遠無奂又有河東兵馬使薛兼訓蓋實錄脫光遠汾陽傳脫奂名耳兼訓蓋光弼

裨將光弼未至間先遣赴鄴城也汾陽傳又以奂為襄鄧廣琛為淮西荆澧舊本紀廣琛為荊州今從實

錄汾陽傳又云公九月十二日出洛師涉河而東今從實錄庚寅二十一日也

十月甲辰冊太子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頃者頓興大

猶慮近者或滯狴牢其天下見禁囚徒已下罪一切放免按既云大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徒以下罪

邪恐可大赦天下是衍字耳今不書赦

郭子儀等破安慶緒於愁思岡汾陽家傳十月五日戰愁岡據實錄癸丑

子儀破賊擒安慶和癸丑十四日也蓋捷奏始到

二年正月史思明以周摯為行軍司馬

河洛春秋作周萬至邠志

作周至舊傳作周贄今從實錄

二月百官請加皇后尊號輔聖

舊紀作翊聖今從實錄

三月諸節度之師皆潰惟李光弼王思禮全軍以歸

邠志曰史思明自稱燕王牙前兵馬使吳思禮曰思明果反蓋蕃將也安肯盡節於國家因目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懷恩色變陰恨之三月六日史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並逢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漢馬軍邀擊破之還遇吳思禮於陳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夕收軍郭公疑懷恩為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今從實錄

四月制停口敕處分等李輔國由是忌李峴

實錄李峴傳曰

時李輔國專典禁中兵權詔旨或不由中書而出峴切陳其狀肅宗甚嘉之即日下詔如峴奏由是足挫輔國威權輔國頗忌之蓋即此詔也

史思明稱應天皇帝

河洛春秋曰上元三年春三月

乃令男朝義留守相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僭號後燕改元順天元年按實錄此年正月一日思明稱燕王立年號實錄舊傳皆不載所改年名紀年通譜此年即思明順天元年柳璨正閏位曆思明有順天應天二號按薊門紀亂思明既殺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慶緒指麾境內但稱某月而已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辛氏為皇后次子朝興為皇太子長子朝義為懷王六月於開元寺造塔改寺名為順天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實錄云正月立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僭號薊門紀亂云立朝興為太子按思明欲立少子為太子左右泄其謀故朝義弒之紀亂云於時已立為太子誤也按長曆四月丁酉朔無癸酉

五月李峴貶蜀州刺史

代宗實錄云屬有盜發鳳翔管在北軍者詔遣御史訊鞠

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覆殿中侍御史毛若虛奏覆與輔國協肅宗大怒下三司覆奏與峴理協肅宗以為朋黨直陳於上前及三司覆奏與峴理協肅宗以為朋黨會同列李揆希旨遂貶峴為通州刺史三司大臣皆

貶官今從肅宗實錄舊紀傳

七月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邠志曰四月肅宗使

丞相張公鎬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饌於軍張公不坐而去軍中不悅明肆流議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汾陽家傳曰六月公朝于京師三讓元帥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代公為副段公別傳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為副元帥守東都今因實錄七月除趙王係為元帥并言之

以趙王係為兵馬元帥光弼副之

舊傳思明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

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曰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

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按實錄光弼加大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後為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節度朔方實錄無月日制辭云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蓋只在此時耳

光弼斬張用濟

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

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門諸將懼伏以辛京果代之復追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而至邠志曰五月二十三日詔河東節度使李公代子儀兼統諸軍李公既受命以河東馬軍五百騎至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聞之曰朔方軍非叛人也何見疑之甚欲率精騎突入東都遂李公請郭公李公知之遂留東都表請濟師于河陽冬十月思明引眾渡河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圖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楊兵於廣武原以待之遂引軍東出師汜水縣撥追河陽諸將用濟後至李公數其罪而戮之以辛京果代領其職明日引軍入河陽按實錄此月光弼為副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

九月光弼移軍河陽實錄光弼謂韋陟曰洛陽無糧不可守按河陽糧纔支十日亦

非糧多也今不取

十月李日越高庭暉降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賊將高暉李日越按此月已亥

高庭暉授特進疑即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皆已降新傳誤邵志曰三年三月思明引眾南去使其子朝義圍河陽四月一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五月思明耀兵于河清宣言曰我且渡河絕

彼餉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聞之師于野水渡既夕還軍與實錄亦相違今從實錄

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斬首千餘級周摯遁去擒徐璜

玉李秦授走安太清舊傳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

按李秦授上元元年四月乃見擒周摯二年三月為史朝義所殺今從實錄實錄云擒偽懷州節度安太清并男朝俊為貝州刺史徐璜玉按太清上元元年九月拔懷州始擒之今從舊傳

上元元年閏月史思明入東京按去年九月思明已入東京實錄至此復

云爾者蓋當時城空李光弼在河陽思明還屯白馬寺不入官闕今始移軍入城耳

六月如仙媛常侍言旨作九仙媛唐曆作九公主女媛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也

十一月以劉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

度使沈既濟劉展亂紀云淮南東道浙江西道凡二十三州置都統節度下云以展為都統江南淮

南節度使下又云三道皆發使申圖籍按舊李岷傳岷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使展既代岷其所統亦三道耳淮南者東道揚楚淝和舒廬濠壽八州也江南者浙西昇潤常蘇湖杭睦七州也江西者洪虔江

吉袁信撫七州也凡二十二州亂紀誤以二為三又脫江南西道字耳

甲午展陷潤州實錄十一月壬子淮南節度奏展反

日陷昇州按八日甲午十日丙申壬子二十六日乃奏到日也唐曆壬子淮南奏宋州刺史劉展赴鎮揚

州長史淮南節度鄧景山都統尚書李峘承詔拒之
兵敗奔於壽州乙未劉展陷揚州景申陷潤州丁酉
陷昇州壬子在前蓋因實錄也
今從劉展亂紀及新書本紀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摯楊
希文等送於闕下按周摯

於時不在懷州城中明年為
史朝義所殺非光弼所擒也

十二月田神功入廣陵劉展亂紀云二年春神功舉
兵東下實錄唐曆神功入揚

州在此月
今從之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五

